我們相遇，在那個時刻，那個地方．．．．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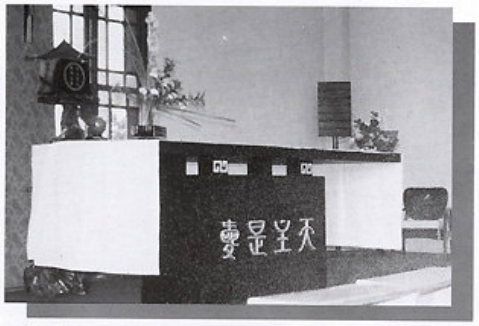
同心際會



我自記憶中來
剪下窗前零碎的讀書聲
文藻　你是我詩中的主角
融成我的思想　我的血脈
半甲子物換星移
腦際裡詠唱的仍是屬於你的旋律

天主是愛

■江綺雯老師（現任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年年八月迎新生、年年六月辦送舊，就這樣文藻卅歲了，而我也駐足於此廿五年。從二十一歲起我就在這個大家庭中成長，談起數千的校友，曾經共事的修女老師，甚至校園內的花樹塵土，我都可以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到：譬如，我的第一張辦公桌是在正氣樓二樓導師集中的大辦公室，後來爲了提升口語訓練改裝成二一七電化教室，而今卻又回歸一般教室，這一切全是爲學生著想，爲教育作變通；又如聖堂，原在正氣樓二樓現在的二〇九教室，後來改在現在正氣樓三樓的三〇〇教室，曾一度遷至女老師宿舍下的露德樓西側原扁形禮堂處，而今有了固定的堂址，就在化雨堂一角的詠蘇堂；您記得嗎？曾經在正氣樓大廳到修院紅門有一條水泥走道；它橫過操場僅供一人步行，每天晨昏，我們可以看見修女們的身影：斐德修女挺直輕快的端莊、奧斯丁修女微躬的背駐著黑傘提公事包，胖胖的露德修女爲怕跌倒穿著啾啾作響的球鞋以及林綺雲修女著高跟鞋的短小身材，還有那溫文敦厚的蕭學璇修女．．．那條路已經不在了，原來的路跡也被青草撩滅無遺，但是文藻的教育精神－求眞、求善、求美－依然永存。斜依欄杆往下遙望，往日朝夕共處已到天國的黃修女、奧斯丁修女、露德修女、湯修女、鄭總主教、揚組長、老翁、葛秘書、徐業．．．．彷彿仍在其上行走，令人難以相忘，因爲我們曾經因著信仰和教育走過相同的路，那是天主的道路，這個道路雖有入世的暫別，卻可共享永生的團聚。

廿五年來，我與文藻共生，在教學的同時，我領洗、結婚、生子、出國、升等、參選國代以致於現在借調到高雄市政府擔任政務官，這些都只是生活的演進，而推動這些成長的卻是「天主的愛」。猶記得初到文藻聖堂，見祭台前有四個篆體字「天主是愛」。起初幾年，我一直以爲是「天主是變」而且視之爲當然，因爲那時年輕未婚，心思善變；後來覺得不該是「變」，卻不確定是什麼，沒有問人只是默存在心，那時對我而言，它們只是四個字，直到歷經訓導主任的工作以及文藻芒果（見另一篇章）的事件以後，方才體會那是「愛」字。接下來我走出校園參選國代，帶著文藻多年來的美譽和基督背十字架的毅力走遍大街小巷握遍人們的手，才了解到文藻平靜平淡的二十年裏眞正被愛過，被修女愛過，被天主徹底地溺愛過，這種止於字面的愛經由選舉投入社會成了行動的愛，也明白了文藻的好，是因爲有那能滋養人類生命的愛，回頭看過廿五年的點點滴滴，不僅要急切誠懇地向各位大聲見證：「基督是眞理、生命和道路」，在文藻，我們可以找到也曾經享受過，眞的，文藻的生命活水就在『天主是愛』。

凝聚的心，懷念的情

●羅寶珠老師（曾任文藻法文科老師，現任嘉義農專英文教師）

一位法國朋友曾來信，標準的中式信封上明寫著：高雄私立文藻好外語專科學校法文科收，原來「好」乃「女子」之筆誤，頗時博得同仁莞爾。沒錯，文藻本來是一所有名的女子外語專校，而且迄今仍是國內最優秀的。

68年結婚後，我轉往嘉義農專並改行任教英文。頗時要離開我朝日相處的美好外語教學環境，心中是萬般不捨。不過我仍時時心繫文藻校園以及修女，同仁及學生們。

早期文藻的校舍並不是如此寬闊充裕，也不盡摩登現代化。舉凡校內教學，室外操場運動，各科舉辦的學術活動如話劇、音樂歌唱、舞蹈等表演，大型的校慶，宗教活動，老師、學生的住宿生活等幾乎把校園的寸土寸金發揮利用的淋漓盡致。尤其一些女老師、同仁們能各展所長及創意，帶領著學生往往從無到有，從不可能到可能，把一個學校整頓得美侖美奐，充滿躍動的樂章。這種潛力的發揮背後憑藉一股很大的力量泉源－聰明睿智的斐德修女所培養領導的聖吳甦樂會修院，校長安琪修女及許多修女的犧牲奉獻，以及賢明的鄭朝瑾主任的鼎力投入，方能奠定文藻日後茁壯的基礎。當然，我們也很感激平日默默在維護校園的校工們。在一個大家長的關愛領導下，看到修女們在寒冬仍不忘替校工增添訂購衣裳，我的心裡也跟著暖和起來。在學生的古箏伴奏聲中一首「昭君怨」裡，我瞧見也在牆角一起欣賞聆聽的工友們有一位淚眼盈眶，他們或許也有孤寂的一面，但那也是一股感動及眞情的自然流露。

凡在文藻擔任過老師或導師的，相信均會感受得到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學生身上。這的確是相當辛苦的工作，但是師生打成一片所呈現出來的強烈師生互動關係也是文藻所引以爲榮的。靠著這股機動力，文藻得以生生不息的承傳下去。學校除了傳道、授業、解惑外，宗教生活及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把我們的生活提昇到更高層次的美善領域。有不少老師、學生接受宗教的洗禮。憶及9年的文藻教學生涯中，先是法國彭澤熙修女的帶領，然後67年由馮神父替我主持的天主教領洗禮，以及68年西班牙鄧念慈神父替我主持的婚配彌撒。在衆多修女、同仁、學生還有朋友的祈禱、祝福聲中，以及盲生林珠環的風琴伴奏下，他們攜帶我邁向人生更豐富的旅程，也是我這一生中最值得紀念及珍惜的兩大聖事，而這一切都是文藻所賜與我的最大福祉。我常不改口說我曾任教文藻法文科，然後欣然的接受並享受朋友和學生們投來的驚奇和羨慕的眼光。





我是這樣長大的



●柯美吟（第一屆英文科，現專職媽媽，兼任市立美術館義工，若望天主堂要理老師，兒童英文教師）

三十年前，我正面臨高中聯考壓力，爲了不使父母失望，我極力想擠進高雄女中，然而一向與數理無緣，只有在國文、英文及史地上作殊死戰，每天讀到半夜兩點鐘，媳燈前必定向心中的神作熱切的祈禱（當時信仰）祈求祂在六百個名額中爲我留一席（如此天眞）懷著他應允的平安安然入眠。每天如此，一直到放榜那天。我的名字出現在第二志願的榜單中，失望的倒不是聯考的成績，而是這份熱切期盼之失落。正在傷心的時候，爸爸從報紙上讀到了文藻首次招生的消息。報名那天，起了大早，父親帶著我來到文藻，以○○一號報了名，從此與文藻結緣。在此應驗天主所給予的遠比自己所想的要好的多了。

如果說正氣樓是宮殿式的建築，那麼第一屆兩百位學子則是裏面的公主，每個人都沐浴在濃厚的家庭氣氛中，享受著上至院長、下至工友的寵愛。少女是天眞熱情的，卻也難免自私任性，每當我們的行爲和態度有缺失的時候，只要斐德修女一次精神講話，缺失的現象立刻消除。學生和師長間有很深的默契，我們都很慶幸能成爲這大家庭的一份子。對於「愛」這個字，以前只知道它是男女之間的感情，進了學校以後才知道它的意義是那麼深廣。所有修女們的訓言都是以愛爲出發點，就這樣把我們心中的愛引發出來，雖然當時尚不知道這愛的源頭來自何方，卻深深感受到修女們爲我們所作的一切即是愛的最佳詮釋。那陣子「修女迷」成了我們這一代的潮流，雖然有點迷失，卻引導我們去接近眞善美。記得彩淑和我每天中午拿著便當躲在屋簷下午餐，爲的是當修女進出餐廳時，能多看一眼她們那飄飄然的頭紗。當時多麼想追隨他們的腳步！第一屆文藻人都會記得，當我們享受了充滿幸福的第一年，獨佔了所有修女們的關懷，升二年級時，學妹們進來了，曾經因爲忌妒而陷入情緒低潮，幸好斐德修女適時開導，才擺平了這個長女情節。這些事說來也許有人會覺得很好笑，可是我們眞的很幸福。

你知道修女是如何讓我們著迷的嗎？有一天，打掃廁所時，親眼見到Mother Bede挽起衣袖，把手深入馬桶內，將衛生棉拉出來，臉上卻仍然帶著平靜寬容的微笑，消息傳開以後再沒有人敢作這缺德事了。秦修女－很有學問，讓脫而幽默，不拘小節的她是許多人著迷的對象。常見她因爲忙碌，衣帶鬆了、頭紗歪了，當有人提醒她時，在她臉上隨即展開疊花一現式忘我的笑容；翻開舊時課本，記載的不是文法重點，全是她的調皮話兒。小小的林修女是最可愛的訓導主任，我們了解她是因爲職責不得不板起面孔，可是令我印象最深的經常是展露在她臉上慈祥的笑容。

不記得文藻有那些校規，卻只知道要遵循一個愛字，因著愛不做害羞的事損壞學校名譽，因著愛不自私自利，因爲愛就與犯規無緣。蘆修女慈祥而自然，她最隨和了，學生有任何困難一定先找她開口，常見愛撒嬌的任校生，坐在他腿上擰住她的脖子。記得領洗時需要白色的禮服，不敢向家裡開口，只好壯著膽子向她商借修女的白袍。閔修女美麗溫柔又細心，二年級時她任我們導師，全班都被她的丰采給迷住了。我個性內向，雖然熱情卻只是暗戀著，她了解每一個孩子的個性和需要，日記簿裡的評語欄密密麻麻寫著她的相知相惜，她總能在最適當的時候給予讚美和鼓勵。那年我任服務股長，班際間的整潔比賽使我壓力很大，她的鼓勵和讚美使我化埋怨爲喜樂，在工作中成長。奧斯丁修女－超然而公正，我們暱稱爲老祖母。雖然沒有情緒化的感情，她的愛是深遠而仁厚的，當她知道我的兩個孩子都遭傳先天性白內障時，立即打電話安慰我們，並囑咐我要依靠上主，她會爲我們祈禱。露德修女－畢生熱愛天主熱愛人，她是天主的先知，從她口中我們認識了這位愛的眞神，從日記中她給我們密密麻麻的開導，可以了解原來修女們愛的泉源即是來自這唯一眞神。畢業前一年，爲了防止社會上不良風氣影響我們，她極力抨擊離婚和墮胎。同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多少人放棄國籍移民美國，這時，她力挽狂瀾，毅然放棄美國國籍，給學生們正面的導向，她比中國人更愛中國。我們何其有幸能得此良師益友。

斐德修女是這個家庭的大家長，每天朝會、每週週會，大家都期待著聽她的精神講話。充滿智慧的言語字字珠璣，點點滴滴在心頭，它們已然成爲我們的思想主流。曾記得她是這樣解釋文藻的校徽的：一棵斜坡上的小樹。斜坡代表不是很順遂的環境，一棵小樹要在斜坡上得挺而直，往下紮根的功夫要切實。要有苦幹的精神，枝條往上生長，抓住陽光，也就是面相正義，歸向天主。屢次在挫敗中文藻的校徽給我很大的啓示。在許多社團中我選擇了服務團，當初只因爲她是指導老師，沒想到卻使我在人格的成長上進了一大步。離開童年之後，時時憧憬著一個羅曼蒂克的未來，深怕做了家事，雙手變得粗糙，因此時常在家裡和母親鬧憋扭，只因爲自己不願意付出。加入服務團以後，修女闡明服務的高尚情操，不求報償默默的服務使我嘗到了付出的喜悅與充實，於是才開始走出自己，關懷別人。

升上四年級時，校長認爲與其讓我們畢業後獨自面對社會的挑戰，毋寧在校中給予就服裝儀容上正面的輔導。於是那年我們可以穿便服上學。那時正流行迷你裙，雙腿修長的同學當然喜歡展露她的的優點，喜歡把裙子往上捲，只要聽到一聲「修女來了」就拼命的往下拉，那緊張的樣子眞叫人捧腹。萬一來不及通報，哈哈！本人因爲腿短，無緣迷你，卻也時常陪著挨訓。多年來她一直要陶冶我們做一個有智慧有完美人格的女性，儀表端莊大方，注重內在的修持，認眞負責有主動的精神，樂於助人，在適當的時候能放的下，犧牲小我，做個眞正的小婦人。眼看著多年苦心卻敵不過流行潮流，委實令她心痛。

多年來，我在本堂內擔任道理老師和英文教學工作，常有一些孩子在身邊，每次當我讀到一則動人的小故事，或有一些話想告訴他們，我會先在心中打稿，然後迫不及待的想和他們見面，由於這樣我更能體會斐德修女是如何地以全部心靈在愛著我們，從她身上我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和可貴，願意追隨她的腳步，在我的領域散播文藻精神。今天文藻慶祝三十週年，讓我在此向她致上最誠摯的謝忱與祝福，願文藻日新又新！

昨日今日師生情

●蕭明珠（第一屆法文科，現任文藻法文科講師）



光陰似箭，在母校服務已屆滿二十年，回憶這二十年來的林林總總宛如昨日情景歷歷再現；當年學生人數少，校長、修女、和老師們對學生的習性瞭如指掌，也都能叫得出每位學生的名字，學姊學妹們的感情猶如手足。學校對前幾屆學生的生活教育管理相當嚴格，教導我們如何成爲淑女：從坐的姿勢、走路的姿勢、以至平日教室整潔、對師長禮貌等等，師長們眞可謂煞費苦心，而我們也是怎麼教導就怎麼地跟從，把師長的話當作聖旨，對師長的態度亦是必恭必敬。師長們個個學識淵博，教學認眞本著「傳道、授業、解惑」之精神來教育我們，使我們達到眞、善、美之最高境界。現在自己身爲人師，但隨著現今工商業繁榮，社會型態迅速變遷，這些傳統美德已逐漸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老師們所扮演的角色已成爲亦師亦友之情形，需要更多的關心、愛心和耐心。爲了提昇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教學必求多元化及活潑化，更爲了能瞭解現代學生們的心理，老師們則除了在課堂上多予關懷外更要多瞭解學生們的休閒活動，流行術語以拉近師生彼此距離。

時值學校創校三十週年，在此要特別感謝學校爲了要提昇教師們的素質經常舉辦教師生活營和教師輔導知能研討會，亦常提供最新教學資訊和輔導學生的技巧，使我們能和學生一起成長茁壯，輔導學生時更能得心應手，達到教學相長之功效。

薪傳

●鍾玉英（第二屆法文科，現旅居美國）

民國五十六年夏，我以第一志願考進文藻法文科，全家皆大歡喜。開學前一日，父母以望女成鳳的心境送我進入學校宿舍，將我托付予文藻。臨別之時，母親眼中閃爍著淚光，再三地向修女鞠躬致謝。自此，我開始了文藻人的生涯。

踏入文藻的第一天，我就被那古色古香的樓宇校舍所吸引。循著正氣樓中央的石階而上，進入大廳，呈現眼前的，卻是數根擎天而立的朱紅圓柱。磅礴的氣勢，在當時還祇是個孩子的心靈裏，留下了無比的震憾與迴響。

記得第一年教我們法文的老師，是一位上了年紀，纖瘦短小，雙眼炯炯有神的法籍郭修女。她一上講台，就如連珠炮似地以法語講了一連串沒人能懂的話。然後，用手指著法文讀本『Mauger』的第一課，要大家隨著她唸。這是我首次與法國人接觸的經驗。其後，每堂課裏，她幾乎都以法文聽寫測驗來開始。在她嚴厲的鞭策下，我養成清晨於操場上苦練發音，背誦書本的習慣。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思考及分析法文的句法。兩三年的功夫下來，我逐漸突破了學習上所遭遇的瓶頸。這位不曾說過一句中國話的法籍老師，以一冊讀本及簡易法文小說『狐狸的故事』，讓我略窺法文之堂奧，逐漸領略到法文的精妙之處，進而如癡如迷。有時，夜裏還會偷偷藉著廁所的燈光，多讀一二頁書，然後才心滿意足地回房就寢。這時，我眞正領會到了讀書的樂趣。

當時，斐德修女任校長兼我們班導師。她在學業、生活及人格修養上，給與我們許多教誨與啓示。她時常訓誡我們，在學習及應用外語的同時，要永遠記得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回憶起來，當時的這段學生生活，是我有生以來最感篤實與滿足的日子了。不過，在這樣生活充實，讀書過癮的日子裏，也常有一個問題在我心中盤繞－－我爲什麼要學法文？學會了法文？又能做什麼？－－每當清晨漫步校園之時，我常常思索這個問題。仰望著校舍的碧瓦朱簷，我迴思正氣樓大廳中的擎天長柱，及斐德修女諄諄的教誨。霎時之間，我領悟到這古色古香的校舍所欲傳達給我的深意。是的，我願此生，以我所學，爲國竭盡一己之力，以身爲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爲榮。苦思有年，不得其解的問題，也於此自解了。忽然間，我感到無比的輕鬆與喜悅。

畢業後，在雙親及師長的鼓勵下，負笈法國，進入格爾諾布爾（Grenoble）大學法國現代文學系就讀。由於自己是班上唯一的外國學生，自然，一言一行都爲他人衆目所睽。在學習上，生活上，我時時不忘警惕自己做一個能爲人尊重的中國人。課餘，偶然也參與華僑的聚會活動，有感於僑胞對祖國文物的渴羨及法國人對東方文化的好奇，我前往市政府，提議在當地市立圖書館成立中文圖書部，並至文化中心，交涉籌辦中國日活動。在當時課業繁重艱難，生活又拮据的情況下，和多方面交涉，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是一種責任及使命感，促使我義不容辭地全力以赴。

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感謝斐德修女給予我回校執教的機會，我又回到了文藻。教學期間，時而會被調赴國內外從事各類法語口譯工作。通常，在國際正式場合中，我必身著祺袍以確示我所代表的身份。此類工作，



行程常甚緊湊，而又任務繁重。幸而文藻學生時代的生活養成教育，讓我能有條有序的應付口譯過程中瞬息萬變的狀況。每當任務圓滿達成之時，我心裏總是充滿感激之情、感念文藻不祇教給了我外語的能力，還教給我爲人處事的方法，讓我能在和外人接觸的場合中，不卑不亢地爲國家爭取更有利的條件、機會與空間。

在這教學相長的十年裏，每逢夏秋之際，我一面欣喜見到一批同學，學業有成地踏出校門，也欣喜見到一批求知若渴的青少年，湧入文藻。每當此時，我會不由地憶起自己初入文藻時的情景，也深深感受到百年樹人的重任。每當行經正氣樓大廳中高聳的長柱時，我仍會不禁地爲之震懾而警惕自己－－如何將文藻交付予我的這把薪火一代代地傳沿下去。

一九九六年二月於新澤西州

代代相傳

●杜淑容（第五屆西文科，現旅居美國伊利諾州，主編"香檳季刊"中文雜誌）

文藻五年的教育扭轉我的一生。外語能力的訓練增廣胸襟視野；中國文學的薰陶培養人文素養。特別是參加文藻校刊社，更是對我影響鉅大。幾年前，憑著當年辦文藻校刊的經驗，也憑著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在先生任教的美國伊利諾大學創辦了一份雜誌"香檳季刊"。這份刊物的讀者群是伊大學生、教授和校友。刊物發行至今四年，深受好評。每當在冰天雪地爲香檳季刊奔波，腦子總不由想起當年在文藻汗流夾背的酷暑跑印刷廠的情景，不同的時空下，辦刊物興奮的心情卻是一樣的。細想，二十多年前文藻校刊的經驗是我日後義務辦雜誌動力的根源。

欣逢母校三十年校慶，特刊編委會要我在特刊寫點辦校刊的回憶。談到文藻校刊，不能不提校刊靈魂人物－鮑老師。文藻創校之初，鮑老師任國文科主任並指導文藻校刊，擔起審稿策劃的指導老師重責。我在文藻四年級加入校刊社，當時參加校刊社得經過國文老師推薦。我在校刊社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探訪當時最受學生歡迎的西洋文學概論老師劉啓分。此文頗得史墨卿老師的賞識，自此信心大增。

編刊物最耽心稿源不足。鮑老師廣闢稿源，或從各班作文選出佳作，或登載作文比賽作品，或向遍處各地的校友邀稿，也策劃專輯採訪校園人物。記得丁惠英和廖南雁兩位老師對校刊貢獻也很大，她們在各班鼓吹寫作，發掘培植不少人才。校刊通常固定在上學期發行報紙型一張，下學期雜誌型一本。我五年級時當校刊社社長，艾樹梅任總編輯，各班有多才多藝愛好文學的同學拼命寫稿。在十月份校慶運動會我們發行快報，一天之內出版四次，將各項競賽作即時報導，以最快速度送到師生手中，又在蔣公辭世發行特刊，辦得轟轟烈烈。鮑老師文學造詣深厚，文章經過她的潤飾，可圈可點。碰到報紙型大標題，非功力深是標不出題。她秀麗的手一揮栩栩如生的文字就蹦跳出來。跟在她身邊辦刊物，無形中學到許多功夫。然而，她辦事的效率我卻沒學到。有些文章姍姍來遲，常常在截稿的前一天，才緊鑼密鼓的把稿子交給她。她看我老是趕在最後一分鐘，總說我：「臨上轎才穿耳洞」。

文藻文風很盛，有才華的特別多，有攝影繪畫專長的張湘雅；有文筆鋒健的李世慶、艾樹梅、王如鳳；有文章奪人的黃海韻、徐聰玲等人，畢業前，我們出了厚厚的一本校刊，斐德修女看我忙得像一隻蜜蜂，在畢業典禮特別頒給我一個社團負責人貢獻獎。

去年返校參加畢業二十年同學會，走在編織年少夢想的校園，彷彿又回到格子裙的時光。校園景觀與斐德修女時代迥然不同。那一片當年凝視沈思的稻浪如今已建成寧靜的明園，那一棟常出現異鄉夢境的琉璃瓦宮殿式大樓矗立在一棟棟新穎西式建築中，整個校園顯得既古典又現代，似乎象徵著文藻融合中西文化的創校精神。同時，也看到最近幾期校刊，長江後浪推前浪，校刊從校園各個角落的報導走向社會群衆的關懷，值得喝采！校刊是學校的脈脾，也是學生思考的精髓，文藻校刊有三十年優良的傳統，期盼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延續不絕，也期盼我鍾愛的母校日新又新。





拾憶

●趙正芬（第七屆英文科B班，現居馬來西亞，家庭主婦）

時間過去了，感情也過去了。剩下是回憶，偶爾回頭回憶過去，感覺今日。新舊的比較方知成長的過程。理想每個人都擁有、追求。理想和現實永遠有著距離。堅守理想、奮勇向前，理想與現實距離會縮短、甚至實現。

正值織夢年齡，家中經濟突變，被迫輟學踏入社會。我堅守理想不放，終在幾年後到台灣重入校門。與同班同學相比，我長她們好幾歲。我入過社會、翻滾、奮鬥、掙扎、立穩腳。再入校門的發奮、埋首苦學的心理歷程是一般順暢於學途莘莘學子無法理解、體會的滋味及感受。從廖南雁老師手上接過第一次中國文學史考卷，躍然的99 分，是鼓舞、淚水，更是感激。我唸得苦，廖老師教得更苦。她為我們幾個來自海外的僑生盡心盡力，犧牲「華年」作義務的課餘指導。她強自振作精神，專注投入地講解。啊！廖老師，您那疲累的眼神，我何能報答您的深情、恩惠！

論語，使我憶起劉義生老師。他那精闢、獨特、深入見解代以現代生活闡明及佐證。誰說論語是八股、落伍、不合新時代？論語是我治家、育兒的經典，是我處世待人的典範。使遠離故土的我能引伸華人的美德，宏揚中華精神，也使下一代仍能保住華人的「根」。



嬌小但令人望而生敬的鄧朝謹主任是我人生心理歷程上的明燈。她引領我向前，迎向正確人生。當年鮑霍老師的莊子哲理，真令我茫茫然不知所云。太玄、太虛、太縹緲了。然一旦恍然醒覺、領悟眞諦、則又終生受之、愛之、用之。是我人生得以安然樂之的來源。

好懷念教官們隱藏在嚴肅背後的慈愛，常常勞動他們辦理出入境証及僑生事務的我感受是最深的。尤其是蔡教官及鄒教官。她們兩位曾任僑生社輔導教官，對僑生的關愛、照顧視同子女。

將近廿年了，只要我踏上國土～台灣，定抽空回到母親的懷抱～文藻，尋覓親切的心靈慰藉。俯拾那不因光陰流逝沖漂而泛白的記憶。



學姐老師

●姚君佩（第七屆英文科B班，現任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業務推廣副研究員）

在文藻的生活中『學姐老師』該是令許多學生難忘的。身爲第七屆文藻人，我接觸到的第一位學姐老師是一年級時擔任「語音學」助教的焦蘭馨學姐。她親切的笑容和態度鼓勵了我們這群菜鳥，使我們就算面對嚴肅的奧斯丁修女也敢扯起喉嚨"i""i:""e""a"地不畏不怯。印象中學姐老師和其它老師最大不同就是她不但對學校的師長及事務都十分熟悉，和大學姐們更相處如姐妹一樣。沒想到自己插班東吳英文系畢業後和獲得碩士學位後也有兩次機會回學校擔任一年助教及兩年講師。

大學畢業第一年當學姐老師時，面對只比自己小了五、六歲的學妹學生不免有點手足無措，和往日師長一旦成爲同事也難免不知如何定位自己，還好當年住校時的隔壁鄰居陳美華學姐也在學校任教，她教書的衝勁給我不少激勵（輸人不輸陣！），雖是後生晚輩，「Made in文藻」的招牌可不能砸。除了麥修女、黃玉年老師、楊淑貞老師和吳小麗老師不吝地將多年英語教學經驗傾囊相授，我的導師廖南雁老師也隨時提醒我爲人師表做人行爲應注意的地方，使我能不致誤人子弟。第二次回學校雖教學上比較駕輕就熟，面對新加入文藻家庭的學弟們又是一番新挑戰。爲了輔導男女合班的學弟、妹，我成爲張老師月刊的忠實讀者，更主講了頭一遭的青少年性關係與交友的公訓課，我的「姚小毛」教學布偶還頗叫座呢！



由於對學校的深入瞭解及「過來人」的經驗，不少學姐老師都有愛之深責之切的「通病」，常以高標準要求學弟、妹們。現在第十四屆法文班同學聚會時還拿我當年「訓示」她們的話出來消遣我。但也因爲多了這份同穿過花格裙的緣份，雖已離開文藻教職多年，被我教過的學弟、妹們還能記得當年這個愛穿牛仔褲球鞋、常和女同學校園漫步、和男同學在球場奔馳、帶導師雖常秩序倒數但體育團隊表現和義賣總能勇奪冠軍的學姐老師，我這不用歐蕾的高中老師也樂於成爲學生們一輩子的朋友。去年一位學弟由日返台帶來他在一年語言課程努力下考到日本國立大學的好消息，想想他進文藻時爲功課傷透腦筋的模樣，相較之下而今仍略帶稚氣的他已然多一份堅定與自信，我忽然有了新的領悟。在做學姐老師時，我其實又溫習一遍由生澀到自立的成長過程，只不過是將我由文藻獲得的教學經驗還諸於學弟、妹身上。這傳承中也成就了屬於文藻人「感恩、惜福、相互提攜」的精神。

多年以來，浪跡海內外，經歷人生種種考驗，隨身一只小盒中微微泛黃的相片記錄著文藻生活點滴、學弟、妹親手繪製的小卡及紀念冊留下的溫馨小語、幾只絨毛動物和數面無數汗水換來的義賣獎牌訴說這屬於我學姐老師的回憶。比起其他的文藻人，我想學姐老師們有著更豐富的文藻回憶。

文藻生活點滴

●張慧美（第十屆英文科A班，現任文藻輔導中心講師）

在忙碌的腳步裏，驀然映入南台灣的木棉花，正嫣然笑臉相迎。不經意底，又見老榕抽著新芽，多美妙的新生命體，禁不住的叫人心情爲之雀躍，腳步亦爲之輕快。

只是走在校園裏，浮起了張婆婆的耳語—「哎喲！你們不要送禮，只要來陪我聊天，我就很滿足了。」眞的，這是一位住在後庄仁愛之家的老人所說出來的眞心話。

多卑微的要求！又多麼容易滿足啊！這種接觸叫心頭領悟著：「老有所養！老有所養！除了奉養，我們還需多陪陪他（她）們。」學校的慈光社，不正是利用社區服務的性質，眞正走入仁愛之家老人們的生活中！於是，我要對曾走入這類服務的同學們說：「你（妳）們有顆仁慈、正義的人，並能付諸實踐，你（妳）們非常好，感謝你（妳）們。」

現已是人師、人母的我亦曾年輕過，年輕時在文藻的歲月，接受老師們的教誨，就似小樹小木受春風化雨，才能有今日的我。念茲在茲，是感激、感恩在心頭，因爲她們除了授我專業知識外，還讓我從她們身上學到對人、事、物的關心、包容、謙虛、負責……等。亦體會文藻傳承、傳薪的美德與感動。

好遙遠了，學生時代的我亦參加慈光社，曾遠至南投仁愛鄉，依稀記得山上的小朋友透過深邃烏亮的眼珠，告訴世人：「我們可健康、純樸的咧！」再經接觸，才發現他們是如此無私——絲不掛的躍入清水中，暢游在山中的小溪，好像溪水是他（她）們的好朋友、玩伴似的。全不在乎旁邊還有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姊姊的存在，也彷彿在說誰叫我們走入他們的天帳裏，誰奇怪誰自敗。嗟！這些小鬼。也在山地服務活動中，知道那兒有位吳神父無怨無悔的，默默在爲這塊土地奉獻，深深的令年少時的我敬佩！而今身處斯地，感觸尤深，不正是有一批人亦默默的、快樂的爲其所應爲地付出心力而奉獻，是希望著好還要更好。

擔任慈光社指導老師之職不覺亦七年，其中觀察同學的投入與參與，很感動他們這群年輕朋友放棄家中的舒適，卻大包小包的扛向山上森冷的教室打地舖，白天除了自己挑水，起火煮食外，還耐心的教導山上的小朋友英文和生活常識等。更利用舉辦各項趣味活動，散播愉快，歡樂至滿山谷。乍到的歡迎，臨別的依依，看到在歸途的車上—你（妳）們眞的累翻了——一路睡到底，可知？老師深深爲你們感到驕傲，也期許你們今日的努力、奉獻，將會完成他日的成就。





我也觀察出：光甫、財義、志翔、雪屏、咪咪……等，你們從山服的過程中，學到了書本上所未列出的：活動策畫、人際間的照顧、支援和友愛之道。在整個活動中，確實快樂的實踐了節儉、吃苦耐勞及散播愛心之山服精神，深信這些都將帶領你們具備全才和能耐。這應該是你們最大的收獲，祝福你們往後走向人生的順利。

最後，不揣一己之疏陋，拉雜陳文，還望諸君看了給予慈光社肯定和支持。走筆至此，值得介紹的是學校每年舉辦的「慈善義賣園遊會」，相信曾是文藻人的都忘不了的經驗。該活動所得悉數捐給最需要幫助的人—諸如瑞復啓智中心、創世植物人安養院、屏東潮州仁愛之家……等約20個機構，另撥出一些供作校內、外急難救助基金，曾接受過幫助的人都非常感激文藻全校師生，因爲這些是我們每年努力的成果。想到這裏，對照著這三月的初春，不禁快樂地感到這世界是那麼的生氣蓬勃，能有這種感覺，眞好！難道你們能說不是？

縫隙

●易守箴（第十屆法文科，原任職新象藝術中心，現自由業）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回到母校任教，擔任導師，同時兼管宿舍。

幾乎學生們所有的把戲、小技倆都逃不過我的法眼與揣測，我視狀況或高抬貴手放他們一馬或鐵面無私按律懲處，但多數時候，當學生們或興高采烈或悲傷地走遠我之後，我總是忍不住嘴角的笑意與心底的悠遠情腸。

我的寶貝學生、學弟妹，知多少我一樣搞怪的年少？

宿舍生涯佔了我文藻歲月裡的大部份。其實在宿舍裡能怎樣翻雲覆雨呢？除了夜不歸營是殺無赦的罪行之外，其他均芝麻蒜皮雲淡風清有理可講。記憶中的朱組長、安琪修女、黃修女、李修女……都曾與我大戰三百回合；我從來不相信誰可能宣告眞理－－當黃修女對我不厭其煩地唸「說修女早」（我總是不屑地撇嘴走開）、安琪修女一本正經地聽我歪纏一堆歪理後還能點頭稱是說「你說的也有道理」（我驕傲地想修女怎麼率得想不到這些）、李修女認眞地計較該與不該間的距離（我私心竊喜自己在模糊地帶得以遁逃）、以及朱組長啊組長，聲若雷鳴地貓捉老鼠老鷹抓小雞地虎視眈眈我們一切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睡（我擺明了與她勢不兩立……）…我們，就這樣存活下來了。（而凡此種種，都在我爲師做修女的七年中得到了現世報）。

宿舍生涯是夢，校規在這裡總能找到藉口不趕盡殺絕。（偷兒、宵小、夜行人、偷渡客……記得嗎？）是在這些千錘百鍊中我逐漸掌握到思考的空間與自我行事的準則。修女老師們的管教看似滴水不漏，其實都偷藏了縫隙予人生存。

尤其在多年之後，我有幸與修女們同修共處，驚駭地發現幼時我誓死抵制的種種觀念、規範都成了不無不可，或甚至有些堅持只是必須的「過程」一一才明白爲什麼修女、老師們雖然霸道，卻並不專斷，在差強可呼吸的縫隙中我學會思考、判斷、選擇以及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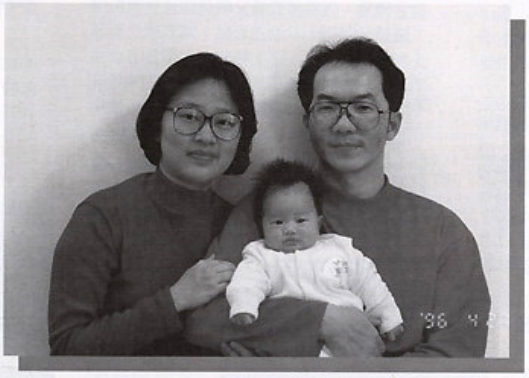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我入修會，一九九一年出會，在進與離的時刻，我都曾含淚，但是平靜平衡，有人訝異悲喜極端的我在這等大事上如何能這般表現，我則清楚知道是昔往那些「縫隙」如今已漲大到成爲浮沉我的救生衣。



我如是陪伴我有緣師生一場的學弟妹成長。

文藻與我的成長

●宋麗梅（第十三屆英文科A班，現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語言學研究所）



認識我的人，大概很難想像過去的我相當沈默寡言，甚至不愛與同學或師長往來的。回想自己的蛻變與成長真的得感謝文藻的教育與塑造，這是爲什麼對文藻，我一直有份特別的感情。

從文藻、淡江，到出國唸書這三個求學階段中，最令人難念的是在文藻那五年的學生生涯，大家是那麼天眞、活潑、有活力，在父母、修女老師呵護指導下，盡情地揮灑年輕的色彩。國中時代的我很害羞，也很膽小，更愛以「哭」來逃避或解決問題。畢業後，在父母的「指示」下，心不甘、情不願地進入文藻。一進文藻，便莫名其妙地被推選當班長，課業，對我來說一向是「小意思」，但當個領導者，可考倒不善交際又不太會說話的我。內向愛哭的我被逼的得「快速」成長，學習勇於表達自己及面對人事與困難，這些對「喜求完美」的我，負擔與壓力之大不在話下，爲此，甚至曾有過休學的念頭。奇怪的是，班上同學也沒有被這個「愛哭」的班長嚇著，每逢改選幹部，無論是班長，自強委員，服務股長等等都會有我的名字。不過也正因爲有這些機會的磨練加上活潑的校風與修女師長的指引下，我漸漸地「改頭換面」，變得有朝氣、有衝勁、勇於嘗試許多新鮮事，更結交了許多好朋友、好同學，之後幾年的文藻生涯，不論是課業或課業以外，過得如魚得水，好不風光，是師長們眼中品學優良的模範生。

一切是如此的一帆風順。畢業那年，班上十幾個有志於再進修的同學一起北上參加大學插班考，一向對考試信心滿滿的我，篤定自己不是會上台大便是清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考了五、六家學校，我一家也沒上，僅以「吊車尾」方式考上淡江教育資料系。這個打擊對我猶如晴天霹靂，一時之間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天天哭喪的情緒，幾近歇斯底里，臨近崩潰。朋友、同學，甚至老師們不停打電話來安慰我，當時我們的導師，鮑霧老師，更是不斷開導我說：這次的失敗並不表示我的人生就在此劃下句點，或許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天地正等著我去體驗、開拓呢。後來，在他們的支持與鼓勵之下，加上文藻給我的磨練與教育，使得我能鼓起勇氣站起來，再去面對茫茫的未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要不是進了淡江，我也不會認識我先生，更不會巧遇當時只在淡江待一年的交換教授柯彼德教授，（後來我由教資系轉至英文系），在他積極安排下出國唸書。那次失敗的經驗讓我對「成敗」相當看淡。不論做任何事，只求對自己負責，至於結果如何倒不是那麼重要，我想就是這種心態讓我在淡江及出國唸書那幾年中即使遇到挫折與困難也能樂天地渡過。學成回國，憑著自己實力進入幾年前曾令我「傷心」的台大教書。在母校卅週年慶的此刻我想感謝文藻爲我打下紮實的語文基礎並給予我健全的人格培育。

曾入桃花源

●江仰婉（第十三屆西文科，現任教於高雄醫學院及中正大學，並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文藻的主要校舍只有正氣樓和露德樓，正氣樓是行政單位與教室；露德樓是宿舍與餐廳。

有一個地方，躲著我少女時期的歲月，那個位置，大概在今天自強樓附近。自強樓未建之前，從民族路大門進來，左邊有一小片竹林，竹林後面藏著兩間教室。在正氣樓是看不到這兩間小教室的，因爲那幾叢竹子雖疏卻恰好可以擋住小教室——也就是說、校長室、訓導處、老師辦公室都不易發現小教室究竟闢了什麼秘密；而小教室就算鑼鼓喧天，也不太可能驚動正氣樓的其他班級。

民國六十八年，我二年級。學校因教室不足，要德二、西二搬入竹林後面的教室。坦白說，那是我們第一次注意到那裡，不過被安置到那個與世隔絕的天地，對我們而言可眞是刺激又新鮮的經驗，我們不但不覺得被「發配邊疆」，反而覺得到了桃花源。

尤其完美的是霍姑姑的福利社就在桃花源裡，福利社的後門和我們教室的後門還是相連的呢！每次下課，都有同學擠在後門聊天，順便看霍姑姑忙碌地應付前面窗口購物的人潮。我們跟霍姑姑買東西應該算是「內線交易」吧？因爲我們老愛在福利社後門喊出自己的需要，很少繞到外面窗口排隊。

我還記著教四書的廖汝萍老師，常常從露德樓騎單車來上課。她會由竹林旁的坡道輕鬆地滑下來，剛好在門口下車，微笑著走入教室。我想，老師一定也感染上桃花源閒適、悠哉的氣氛了？「騎單車到教室」——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老師」也可以如此「人性化」。

天很高，皇帝很遠；少女的夢想很多，且各個都是彩色的。躲在竹林後面上課、吃零食、嬉戲、吵架、其至看到老師脫下道袍，露出天眞本性……我們擁有全校同學想像不到的高度自由，也和隔壁的德文班建立起特殊的班際友誼。

小教室要拆除的消息傳來時，大家都呆住了。固然學校解釋了興建自強樓的計畫，我們也明白學校擴建表示「校譽佳」，才有更多後輩學子想進文藻學外語，但竹林與小教室對我們的意義，不僅是「學校的某間教室」，而是像小孩子找到了一個大紙箱，便迫不及待地帶著玩具鑽進去玩要那樣，它是我們在文藻找到的大紙箱，是我們的桃花源呀！

自強樓蓋好以後，桃花源不見了。那時候我們已經升上高年級，學會了不動凡心。優雅有氣質的我們，頂多倚在正氣樓教室窗口遙望自強樓，沒有人緬懷什麼，也沒有人把思念掛在嘴上。

只是……這麼多年了，我心中依然藏著一個回憶，這個故事，就埋在今天自強樓附近……





憶文藻義賣園遊會

●周秀玲（第十八屆英文科A班，畢業後曾任文藻校友會及教務處。八十四年十二月取得碩士學位返國。）

記得那是民國七十二年的十月，對於才結束了三年國中生活，只會考試的我們而言，義賣園遊會的確是項挑戰。雖沒經驗，但爲了那一種爲社會盡點力的責任感及爲班上爭光的榮譽心，每位同學都積極參與各項活動。除了班上的攤位外，我們也須協助慈光社推銷彩券。我知道有些同學擁有超強的推銷能力，也有許多同學都自己消化掉「配額」。現在想想，像彩券這種品質「高尚」，價格不貴的產品，要瞭解產品的「特性」，一定有許多人都會大力支持而不願錯失那一次次當優秀推銷員的寶貴機會。



一年級到三年級，我們的確是賣過不少東西，吃的、喝的、用的，能試的都試了，但仍次次敗在四、五年級學長的手下，爲什麼？經驗。四年級時，我們累積過去失敗的經驗，知道要賺更多的錢，唯一方法便是降低成本。於是大家想出了畫石頭來賣的點子，並且趁著班上去「茂林谷」旅行的機會，撿回不少石頭作畫。

爲了能趕在義賣週時出售畫好的石頭，班上同學大多數都空出放學後的時間努力生產。總之，會畫不會畫，一起來畫，好看不好看，統統都愛。當然，畫得好的可賣個好價錢，沒人欣賞的便由畫者自行處理。記得幾年前我的母親趁著過年大清掃的機會丟了我的一顆石頭，並且還補了句：「哎！好醜，誰畫的？」

五年級的我們更厲害了，而且終於領悟到，最賺錢的生意便是無本生意，而表演節目是最佳點子。這次可是團結到了隔壁B班。兩班結合了所有人力，籌劃了一場綜藝節目。成本可是眞省，連佈置都不必花錢，我們別出心裁利用回收的報紙佈置會場，夠奇特了吧。節目精彩不輸今日的電視節目。這其中包括：熱門樂團的表演、短戲、民俗歌舞表演。我個人覺得最精彩的部份應屬那段熱情浪漫的西班牙舞蹈。看過表演的人可能會覺得穿著鮮紅亮麗的舞者可能平日便熱情活潑。錯了，她們可都是經過精挑細選大家公認最文靜、內向的同學哦！因爲這樣才有賣點。若問她們怎麼敢？大家一定會說：「爲義賣犧牲，在所不惜！」但心裏到底如何想的，便沒人知道了。



雖說是兩班合作，但本班卻贏得了「表現最優獎」。這還多虧了我們班導兼學姐的陳美華老師爲了刺激同時鼓勵我們推銷彩券，向我們下了挑戰書，只要我們全班能賣贏她，她便把她賣掉的彩券累積到我們的積分裏。別以爲五十多人打她一人很容易，不知陳老師用的是何種推銷術？她的朋友常都是一買便百張，我們打的可是一場硬仗。不過，團結力量大，我們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B班也因此只好以些微的差距飲恨了。





哎！五年飛也似的過去了，不知您還記得多少？這樣的合作機會可能永遠不會再有了。不過我們仍可回校參加園遊會，一起回憶，不是嗎？同學們，「一九九六」文藻義賣園遊會見。

那段山中生活的日子

●李玲琍（第十八屆法文科，現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畢業這些年裏，最讓我懷念的不是與同窗好友一起唸書的生活，倒是和山服那群「生生世世」的朋友在山中發生的點滴常圍繞在記憶裡。

當初我進山服，主要是受到那些功課好又會搞笑的學長學姐吸引之故，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考進這個小團體，也爲文藻的五年憑添了很多的色彩。猶記得第一次上山前在學校有幾天的準備時間，也托這次的活動，住進了男生宿舍，讓我好些同學羨慕死。準備的時光不僅要籌畫生活營的教學課程，又要搞晚會活動的設計，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生平第一次終於瞭解到自己的偉大。

上山多次，每次都發生一些忘也忘不了的事。沒上山之前我鮮少碰廚房的事，老媽總是嫌我動作慢，往往在我沒付諸任何行動之前，她早把飯菜準備好。和我一起當廚師的是高我幾屆的學長敬永和小貓（王國斌）。那天早餐我被委派去買肉，在梅山買肉並非去市場買肉，而是早晨四點多被值星官硬趕下山去等肉車，等著等著我竟在山腳的小店上的那塊大石頭上睡著了，肉沒買著趕緊跑回營區，遭了許多關心的「白眼」，還好那天肉車根本沒上山。早餐逃過一劫，中餐我以贖罪的心情自告奮勇要煮飯，結果第一次敬永查詢時發現大同電鍋內根本沒水，我又遭了一次罵，接近吃飯時間，小貓又發現電鍋沒插上電，當然那天中午我們只好以西餐的方式先進食，大家先喝湯後進飯。那天晚上檢討會我成了箭靶，是大家注意力的所在。至今我仍然很感謝這段經驗，讓我瞭解原來米不是洗後就能變成白飯的。

山地小孩的好動使得我們的課程設計極富挑戰性，一堂課40分鐘，幾乎有30分鐘有跳蚤上身似的動個不停，剩下的5分鐘裏是用來偵察窗外其他班級的活動，而最後的5分鐘是點綴似的望望你及班上其他的小孩。有時候班上六七位同學，四、五位是家裏的兄弟姊妹，課上著上著就會吵起來或甚至打起來，我們這時便得權充和事佬解決家庭糾紛。

白天的生活不僅要娛樂小孩，晚上更是要用來娛樂全村的村民。寧靜的山中生活遇有服務隊來訪，即是大事一樁，向晚大家就攜家帶眷的期待觀賞節目，這時的我們在學校的乖模樣在現實的逼迫下，全成了台上的瘋婆瘋人，使盡了渾身解數給這小小的村子帶來些許的歡樂。

拜山服之賜，讓我有機會和男生共睡一室，其實每天的活動那麼多，晚會的準備及晚會後的收拾和護送山中小朋友走著黑漆漆的山路回家後，連澡都沒有剩餘的精力洗，還能搞出什麼名堂。和男生睡在一起主要是保護我們這群女生，山中蛇較多且醉漢不少，當然這時候我們就得需要英勇的弟兄們和我們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

每上一次山心情的衝擊總是很大。在山中和隊友之間生活緊緊密合的程度是五年同窗之誼無可比擬的。團體中的和諧得靠每一個組成分子的共同營造。下山之後大伙的友誼更濃更密，每一次下山坐著顛簸的客運車一路搖下山時，心情也會跟著盪漾起來，久久不能釋懷。畢業典禮當天隊裏的小骨頭合力錄了一塊錄音帶給我，囑咐我去美國時的飛機上聽。坐了十幾個鐘頭的飛機眼眶紅了十幾個鐘頭，感激是他們濃濃的祝福，心動的更是他們眞心的友誼，在美求學、工作的幾年中，我再也沒有找到這般純眞的友誼，而這塊錄音帶卻伴我度過無數個低潮期，在寒冷的中西部融化了不少冰冷的雪。讓我比別人更暖和。





慈光與我

●張光甫（第二十二屆英文科A班，現就讀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說是巧合，也可以算是緣份。我的名字當中的「光」字，與慈光社的「光」是同一個字。有的同學便因此說我是註定了要爲慈光社終身賣命的了。

參加慈光社，如果把畢了業後與她一直保持聯絡的年資也計算的話，自七十六年開始到如今，將近要有十年的歷史了。之所以一直與她保持接觸，除了因爲社員伙伴、學長姐弟妹間感情的牽繫及不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因爲我曾在她懷裡獲得溫暖及成長。而在感恩圖報及企盼她繼續幫助更多的學弟妹的同時，我也願意將我所學用於慈光社的組織及運作上，讓這麼樣一個有意義的社團成長、茁壯。只可惜我現在的時間太少，人又在台北，否則相信對慈光社的付出及協助，更能使得上力些。

相信不只我一個曾在慈光社裡，不只一次的體會愛心的感動及人性的眞誠和自我的成長。其實，我現在所就讀及未來將從事的社會工作理想，追根究底，也是因爲參加慈光社，所帶來的影響。記得當時年紀小，十五歲的專一、二年齡，正是尋找角色認同及生命意義的關鍵期。參加慈光社的社區服務：在育幼院裡，我發掘自己應該要滿足，不該再有那麼多的抱怨。與育幼院裡的小朋友比起來，即使我的父母不是一百分，但他們未將我拋棄：在老人院中，我看到許許多多孤苦無依的老者，我想到的是未來，未來是否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我想到的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





參加山地服務，是慈光社社員的另一項榮譽，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完全地投入偏遠山地與純眞無邪的山地小朋友一起活動。那種回歸自然，返璞歸眞及體驗和反省自己的生命價值的經驗，相信是所有山服伙伴、畢生難忘的寶貝回憶。參加慈光社，會讓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是有希望的。有著這麼一群人，願意不計報償，爲他人付出，爲弱勢服務：在服務的過程，可以看到生命善意的交流及心中無私無我，深層喜悅的滿足。常常朋友問起，參與服務活動最大的樂趣是什麼？我只能說：每當看到那些接受我服務的對象所流露出內心的微笑時，便是我最大的收穫。

其實對於一個學生社團來說，他們眞正能做的事並不多。然而，如果能有學校及老師的支持及指導，能堅持理想，認同的服務及社會工作的眞諦，學生服務性社團，是非常有意義的。對學生來講，他在社團活動中學到了長幼倫理，施比受更有福及活動規劃和人不能自私而生存的反省；對學校教育者而言，教導學生博愛精神，服務人群，以及互助友愛的眞善美生命意義，以上種種，皆可藉由類似慈光社的服務活動中，加以闡釋推廣，加以發揚及吸引學生們看齊仿傚。

在文藻五年的學習生涯中，即使不能明確的指出是那一位老師、在什麼時候，教了我什麼東西、帶給我什麼收穫。但我確知，是在這個校園，這些充滿善意的師長及同學和慈光社裡，我獲得了成長，我了解了我的方向，我的意義和我的目標。時逢文藻卅年校慶，除祝福她生日快樂之外，也祝福與她有關的每一個人，和我一樣地不停的成長、收穫、以及發現生命的快樂。

心目中的自委

●陳淑蓉（第二十二屆德文科，現任台北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助理）

猶記得，以前參加校際活動時，「自強工作委員會」與「莊敬工作委員會」總是外校同學十分好奇與感興趣的話題，而「自委」與「莊委」也一直是只有文藻人才懂得的「名詞」，曾是自委一份子的我，希望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我心目中的自委！

在動筆前，我曾仔細回想，自己與自委的「第一次接觸」究竟是什麼時候？哇！沒想到竟然是八年半前，當我正式成爲文藻新鮮人，踏入校門，參加新生生活營的那一刻開始，在文藻的五年生活裡，便無時無刻不與自委產生關聯。

「新生生活營」，是每一個新學年度開始自委的重頭戲，從上學年度學期結束前乃至於整個暑假，幾乎每個自委伙伴皆忙於這活動的設計與規劃，希望能帶給初踏入文藻校園的學弟學妹們，完美的第一印象，擔任自委三年，從每年策劃此活動的協辦單位不斷地增加，可看出這活動所需動員的人力與物力有多大，更可從中了解到，自委已逐漸體認到，辦好一個活動，是需要許多其他組織與社團共同努力完成的，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另外，從較爲閉塞的國中生活，進入多采多姿的專科生活，許多同學容易在衆多的娛樂活動中，找不到自己眞正喜愛且有益身心的活動，爲了讓同學們在課餘時間，能廣結同好一同發展自己的興趣，自委也協助課外組，進行管理各社團的事宜，雖然，一至三年級皆須參加社團的規定，曾經讓許多人怨聲載道，但現在，不妨靜下心來想想，周遭的許多好友，是否正是社團中那群志同道合的死黨？！

當然，自委在擔任管理者角色的同時，自己本身內部的制度也頗受人爭議，到底它是個獨立自主的學生組織，或者只是學校政策的傳聲筒？也許當初學校成立「自委」與「莊委」這兩個學生組織，只是爲了讓同學們在課餘時間，有磨鍊待人處事能力的機會，但隨著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學生自主意識的抬頭，各個校園內的學生組織，逐漸地摸索出自己的定位與該走的方向，我想，就連文藻校園內的「自委」，也不例外，主動爭取學生課外活動經費交由自委內部自行審核管理，而課外組的師長們則站在監督的立場，充分授權由學生代表們來規劃運用，後來，更運用全校大型問卷調查的活動，彙整全校同學的意見來與校方做溝通與建議，雖然不見得每回的議題都能得到滿意的回應，但至少我們踏出了一步，對同學做了明確的表白，自委是眞誠地想做同學與學校的溝通橋樑！



也許有人會質疑，自委的組成份子不夠客觀與公正，其實，就自己參加過或主辦過的自委甄試來說，策劃一次自委甄選，其過程一點也不馬虎，而其愼重更是不輸給籌辦「新生生活營」時的認眞，我想，唯有眞正投入過自委工作的人，才能體會這份工作的甘甜與辛酸。

一個活動的誕生，不是單靠嘴燦舌花或紙上談兵就能完成的，在活動策劃期間，各組自委之間的協調，工作的分配，以及理念的整合，時常讓大夥兒在開會時爭得面紅耳赤，甚至傷了彼此的感情，但可貴的是，最後總是會在希望活動圓滿達成的前提下達成共識，將活動呈現在全校師生面前。就這樣，在相互競爭，相互欣賞，一同扶持度過難關，一同分享榮耀的環境下，各個自委之間發展出一種跨越年級、班級、科系的感情，直到現在，從學校畢業將近四年了，在我的身旁仍有許多好友是相識於擔任自委的那三年！

雖然現在的我，離開文藻，離開自委已有一段時間，對於自委的現況並不十分了解，但是我一直相信，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努力，自委仍不斷地在進步著，而學校也會以越來越開放的心胸，來接納這漸趨成熟的學生組織，就讓我們一同期待，一個校園風氣更加和諧圓滿的未來！願在慶賀文藻卅歲生日的同時，希望自強工作委員會能替學校、老師、同學盡更多的心力。





是年，文藻夏雪

●嚴　韻（第二十二屆西文科，留學英國，攻讀戲劇，現任高雄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基金會廿一世紀發展基金會）

這實在有些好笑和一點點諷刺：此刻當我人在英倫灰霾卻雪的寒冷冬天，開始回想起千哩之外數年以前，高雄恆常的烈陽下、那串似乎長得沒有盡頭的夏日裡、我們好努力要揮灑出的一場「六月雪」．．．

是的，離開那個地方、高飛遠走之前的那段時光，過得既緊迫又凝滯：你一邊覺得要趕快料理的事總有一大堆，一邊覺得盼了五年的畢業典禮（呃，至少，老實說，我是巴望了好久的－－雖然，同樣老實地說，現在想想眞不知道當時迫不及待個什麼勁兒！）卻像是永遠不會到來的樣子。然後，更可怕的是，在任何人有機會請同學簽紀念冊之前，你們還得先一起想辦法無中生有，弄出一個叫做畢業公演的東西－－欸，有沒有搞錯啊？難道是繼同窗五年之中撕破臉的機會還不夠多嗎？

不過我當然是在誇大其詞了。我就不記得我們班上有撕破臉的事情發生，不信的話咱們尚有圖爲證：同學錄上每個人苦心孤詣去拍了很可能不止一次的畢業照裡，大家的臉看起來都完美無瑕的嘛！而有幸（？）身兼編導的區區在下，也倒沒接到什麼匿名恐嚇信之類．．．

哎哎，這還是誇張得凶。當下畢竟是咱們文藻建校堂堂三十年校慶耶，實在應該正經點說話－－何況我發現自己已經扯了超過限定字數的一半，卻還沒進入所謂的正題。問題是，當你回想著那簡直是全班動員痛快大玩一場的公演時，要正經八百起來實在頗困難的。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從無到有地硬生生變出一場公演是像喝珍珠奶茶一樣輕鬆愜意的事情。想想看，連喝珍珠奶茶都有噎到的可能哩！何況是勞師（名符其實是勞煩老師）動衆、勞民傷財（去問任重道遠負責財務進出的同學便知）、人仰馬翻、雞飛狗跳等等等等的大事如彼？重點是，在面對各種層出不窮匪夷所思的麻煩、挫折、甚或紕漏時，你得要保時點幽默感才行，否則不是把別人逼瘋就是搞得自己神經衰弱。不過話說回來，這當然還是後見之明知易行難的－－不然最後彩排關頭、緊鑼密鼓得像個巨型壓力鍋的當口，本大導演和咱們的最佳女主角也不至於會各自大哭一場啦！

怎麼說呢，我想從頭到尾哭過的絕對不止我們兩個。就像這場演出並不止是竇娥或導演的獨角戲。說起來可能老套，但那的的確確是全班五十幾個人的共同心血結晶。而當幾百年前一齣元雜劇的故事在化雨堂的舞台上緩緩甦醒、被用西文重新述說搬演之際，那就是最淋漓有力的總結了：五年笑淚與共的青澀歲月，於掌聲和燈光中併出璀燦的星芒。

於是那一年，文藻盛夏有雪。而我們踏雪而行，走過翠綠的操場草地，在亮得耀眼的藍天下溶出了彼此的視野。





詩話文藻



●趙修霈（第二十七屆英文科A班）

最邀請朋友來文藻享受綺麗與寧靜，可能是虛榮心作祟吧！總希望讓他們知道：這座優雅精緻的校園是孕育許多出類拔萃人才的搖籃，是眾多校友心中最繫心的依戀。這樣一個能鎮住每顆心的校園，想必有其動人心處。

綴葉成蔭子滿枝

「成大的榕園是著名的大學景致之一」，一位來自成大的朋友如是說。當時他那飛揚的神態和自得的語氣至今仍尖銳地刻劃在腦海。記得我是這麼回答他：「成大的榕園或許有著美麗傳說，而文藻操場邊的榕樹雖沒有一個浪漫的名字，卻有股屬於自己的風情。」

它靜靜地站在操場邊，看著我們追、趕、跑、跳、蹦，無聲地為我們喝采加油，或捏一把冷汗，記錄著我們的丰采和成長。夏天，大家最愛在它的庇護下享受片刻清涼，它也毫不吝嗇地張開臂膀，如一支綠色陽傘，將我們納入它的羽翼；而在容易被大家遺忘的冬季，它還是在那兒，永遠地為我們守候，從不埋怨。它，像不像你我的母親，它，像不像文藻給我們的感覺？

那麼的安心、安全，從不必擔心自己不被重視，不被關心。真的，只有在這裡，才有家的感覺，永不叛版的感覺。

濃粒淡抹總相宜

南台灣陽光下的文藻有著豔豔藍天，在每個角落裡盪漾著如明媚春光的笑語，這是它濃豔的豔麗；而經柔和燈光所烘托的文藻之夜卻是古典而寧靜的，它又似淡抹時所呈現的細緻。如一位風情萬種的女郎，有多種不同的風貌，然而不會有絲毫的衝突與矛盾，反而因此增添了不少魅力，以及他人流連讚賞的目光。

的確，文藻培育的人們又何嘗不是如此？除了擁有令人稱羨的語言長才，和多年耳濡目染的文學素養外，不論在政治法律、商業經濟、觀光旅遊、傳播資訊、醫學工業…等各行各業的崗位上，文藻人的表現著實令人稱道。這實在是文藻本身多元多樣的面貌引領大家，使我們在人文教育的陶冶之餘，還能吸收科學求眞精神，讓所有的人深深相信人文及科學其實是可以並行而不悖的。

不論文藻是青春嬌嫩或典雅浪漫都能膠著我恆常的目光，如文藻人不論是動是靜，從文從商也必有著相當不錯的成績。

落紅不是無情物

有沒有人注意到秋天是校園中某個不知名小花的季節？它在那時綻放，卻也在那時凋零。這麼一棵多情的樹，每到它的季節，進入眼簾的都是滿滿的淡黃小花，樹上、風中、土裡，一層一層的溫柔，輕柔地似夢，飄散在風裡，如一陣花雨。提腳欲離開那殷馨香前，忍不住再回首。

一朵黃蝶以它輕緊的體態，無聲地落地……

在我們如黛玉一般憐花惜花的同時，可曾想過：也許花並不那麼無奈、心碎、或許它只想以另一種方式去愛這片生長的土地，所以墜落，而下一季所開的花也許因它的滋養更加芬芳。這就是所謂「化作春泥更護花」吧！那麼文藻的老師們可否比擬為這些捨己為人的落花呢？將他們有限的青春完全奉獻給下一代的文藻人，投注的心血不可謂不大啊！卻只求每位由己而出的人們都能讓自己活得更燦爛。或許要求稍嚴格，態度一絲不苟，但不可諱言：我們因此才得以學得踏實。我想：這便是這群可敬可愛的老師表現他們對我們深且重的愛的方式吧！

這種含蓄又溫柔的關愛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啊！默默地為我們著想、惦念。當我們為了自己的夢想飛翔，最值得收藏的大概就是這群老師給我們的一切了。

詩思禪心共竹閒

你知道嗎？在文藻也可以聆聽鳥語，欣賞竹子的丰姿喔！這個可愛的小地方就座落在排球場旁和女生宿舍之前。尤其在酷熱難當的夏日，這塊小角落是個不錯的避暑地點：微風掠過，竹葉兒也婆娑，似乎為這不甚清涼的時節帶來些許襲人清風。倘若此時行經女生宿舍前的樹下，便可聽見枝頭小鳥叫，彷彿快樂得不知憂愁為何物。不知不覺地也被傳染了這份愉悅，心中原本的煩燥頓時隨風逝去。其實聖母像前也是不錯的避難所，面對慈祥喜樂的這樣一尊像，彷如遠離塵囂，心情得以歸於平靜。

在人文薈萃的文藻，心靈的修養其實是很受重視的，也因此在此潛移默化下的文藻人更不易迷失自己，在那弱肉強食、現實功利的都市叢林裡。對於社會中的種種現象或偶有迷惑，或曾彷徨，但只要回到文藻，呼吸這幾乎純淨如初生小羊的氣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地，用眼看、用耳聽、用心感受，相信我們又找回了最初的夢想，又可以毫不遲疑地再次展翅飛翔。

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文藻人始終念念不忘的就是這兒，這是屬於我們的心靈休憩站。如果你願意來體會，相信你的感動會比我還深！

又有一對新人選擇文藻，為他們一生中重要的抉擇留下美麗的印記，在深深祝福之外，心中也同時湧起一股莫名的驕傲，因為……我們都選擇了文藻。



文藻興學募款記

秘書室／鄧朝瑾主任撰稿



記得廿二年前，剛到文藻服務時，學校僅有正氣樓和露德樓兩幢大樓，全校英、法、德、西四語文科共二十班，都是女生，師生合計千餘人，眞是所玲瓏精緻的學校。

當時校園四周，三面都是彎彎河溝，河溝附近長滿了野草小花和蒼翠竹林，好像護城河環繞著文藻。正氣樓有如一座城堡，古色古香，巍峨莊嚴。從樓上往東下看，觸目所及是一片綠野田疇，微風吹過，稻浪生姿，好一幅清新美麗的圖畫。

這片兩千餘坪的稻田，雖然帶給師生賞心悅目的景象，可惜的是，它是民地，分屬幾個地主所有，而且伸入文藻東側校園，不僅破壞校地的完整，更造成學校未來擴建上的困難，故學校曾派員多次與地主磋商價購之事，因地主意見不一且地價昂貴而暫時作罷。

那時正值民國六十年代，我們退出聯合國，國內十大建設剛起步，加上世界能源危機，致使社會經濟非常艱苦，全國同胞均秉持「莊敬自強」精神，勤儉奮鬥。譬如就文藻來說，當時沒有禮堂，每逢週會演講、各科戲劇公演、社團表演或種種藝文活動，只好分班分年級安排在正氣樓大廳舉行。大廳沒有座椅和舞台，同學將教室的椅子搬來搬去，表演者則利用大廳樓梯和梯間小平台，一展長才，這些都可以克難，惟獨沒有空調那就苦了，高雄燠熱的日子長達半年以上，三四百人擠在大廳裡，加上聆聽演講或觀賞表演，只有正面的感覺最好，其餘坐在兩側同學，不是看不清楚，就是聽的恍恍惚惚，因此有的乘機假寐，有的細聲聊天，學習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此外，每學年開學典禮或結業式，師生都得頂著熾熱陽光在操場舉行，一年一度隆重的畢業典禮，必須早早向校外租借場地，十分不便。學校有鑑於此，其後設法將露德樓一樓左側，改裝爲小型禮堂，雖然還是很克難，但較前確實改善許多。當時全校師生多麼企盼有座現代化的大禮堂。

由於國人刻苦自勵，十大建設次第完成，經濟上成就顯著，社會各方面進步神速，學校深感教育須配合社會發展作前瞻性規劃。六十八年七月，高雄市升格爲院轄市，各項建設陸續展開，民間亦隨之大興土木，觸目所見，文藻校區四周高樓日增，地價上漲，價購伸入校園民地之舉已急在燃眉，否則不惟來日學校無可供發展之地，且現有校園寧靜氣氛也將遭破壞，影響學生至深且鉅。在此情況下，劉義生老師率先發起，教職同仁紛紛簽名響應，乃於六十九年成立「文藻籌募購置校地、興建禮堂基金委員會」，其任務有二：(一)籌募經費收購校園內之民地兩千餘坪，以維護校地之完整，並作爲擴建校舍之用。(二)配合政府積極加強文化建設工作，興建一座現代化多用途之禮堂，作爲學生學術藝文活動之場所，並爲社區民衆提供文康活動之服務。

基金會成立後，勸募工作遂積極迅速展開，分頭進行，校友、學生家長及熱心文教的社會人士都是勸募對象，第一階段的募款至七十四年暫告一段落，共募得新台幣三百九十萬八千三百九元，加上學校歷年節存合計一千六百十六萬元，將緊鄰正氣樓東側四百五十坪土地於七十六年買下，並用以建築「明園」。相連的另一千餘坪土地，商人則快速蓋起住宅出售，鄰近還有五百坪民地，地主則租給舊貨商，堆積各種雜物。從此文藻的校園景觀起了

重大變化，昔日那片綠野田疇、稻浪翻飛的景象，只有從照片中追憶了。

台灣六十年代的高速經濟成長，帶動了七十年代的社會轉型，我國加速走向國際化和自由化，於是國際性的會議和多元性文化交流活動日益增多。社會的轉型，也影響文藻的成長與蛻變，首先文藻在六十九年開始招收男生，其後於七十九年增設日文科。有了男生，校園中社團、球賽及各類型藝文活動大爲活躍起來，增科增班結果，學生人數及班級數逐年增加，除陸續增建莊敬樓、自強樓、圖書館和男生宿舍外，學生活動中心的興建也勢在必行。文藻一向財力不豐，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協助籌措財源，於是公推鮑霧老師爲勸募基金主任委員，在七十八年再度推動募款工作。這次募款目標有二：一爲伸入東側校園民地尚有五百坪亟需洽購；二爲計劃興建學生活動中心（含禮堂）及行政大樓。

當時台灣社會彌漫急功近利的心態，許多人大搞金錢遊戲，追求一夕致富，導致股票狂飆，房地產暴漲。文藻深感以有限經費難以對付一日三跳的地價，遂決定向教育部申請貸款利息百分之四十補助，並向第一銀行借貸八千萬元，興建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周邊建築。募款期間，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都積極參與，校友熱心支持，許多家長和社會人士也贊助響應，曾舉辦「我愛文藻」園遊會兩次，銷售興學彩券、師生才藝義演、球類義賽、捐品義賣、電影義映、及禮堂設備如機器、簾幕和座椅的認捐等活動，第二階段募款所得新台幣二千二十四萬四千二百五元。令人興奮的是，一座現代化美侖美奐的禮堂－化雨堂終於八十年六月文藻第廿一屆畢業典禮舉行時啓用，行政大樓也於同年八月竣工。勸募活動中有兩件特別感人的故事：一爲在校生吳瓊儒因車禍不幸去世，其母將老師和同學捐助之款再補足爲五萬元，認捐化雨堂舞台上的眉目（簾布），此情難忘；另一爲婁德修女將雙親遺留的房屋變賣，得款一千萬元，經徵得姊妹兄弟同意後，全數捐助文藻，以紀念其母王化民女士，詠蘇堂的來由即爲此，其仁心愛德，讓文藻人永遠感恩懷念。

爲了配合社會各界對外語人才日益殷切的需求，以及人力素質不斷提升的趨勢，文藻自八十二學年起，法、德、西三科開始增班，預計至八十六學年時，全校將有五科六十一班合計三千學生，未來更計劃改制升格爲外語學院附設專科部。由於增班之故，現有校舍已不敷使用，乃於八十三年動工興建圖書視聽大樓暨教學大樓（文園），往後將陸續興建體育館、運動場和學生宿舍等，並積極尋覓適當土地開發第二校區。此外，學校希望能改善作文會話及翻譯課程爲小班教學，廣設學生獎學金和教師進修獎助金，充實圖書儀器設備，以及加強本校與國內外學校與機構







之交流合作等。上述計畫與願望之實現，需要龐大經費之支持，於是若干教職同仁再發起募款，並在八十三年成立「文藻興學基金委員會」，由鮑校長親任主任委員，由於新建之文園和圖書視聽大樓耗資一億八千萬元，故近程募款目標爲一億元。企盼大家共同努力，宣揚文藻的教育理念，爭取更多人士支持贊助文藻辦學，以期學校各項發展計畫，能早日達成。



自八十三年五月起，興學基金委員會陸續展開各項勸募活動，截至八十四年十二月底止，計募得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二萬四千七百七十四元，扣除郵資劃撥及購買興學券之彩品等支出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六元外，餘款全數作爲支付興建教學大樓工程之用，並納入學校會計帳目。在勸募過程中，感人的是，許多教職同仁平日除全心投入教學工作外，還長期每月贊助興學基金。在此對出錢又出力、熱心勸募及捐助的教職員工生和校友表達衷心的感激，更特別謝謝慷慨解囊關愛文藻的家長和社會人士。惟此次募款目標爲一億元，目前僅募得十分之一，企盼大家再接再勵繼續努力推動。但願不久將來，文藻這塊園地，在大家合力耕耘灌溉下，更加根深葉茂、茁壯精實。

如蒙熱心贊助，請利用郵政劃撥捐款，帳號爲〇四八七九九五六，收款戶名爲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或與文藻出納組聯絡，電話是(〇七)三四二六〇三一轉二三二。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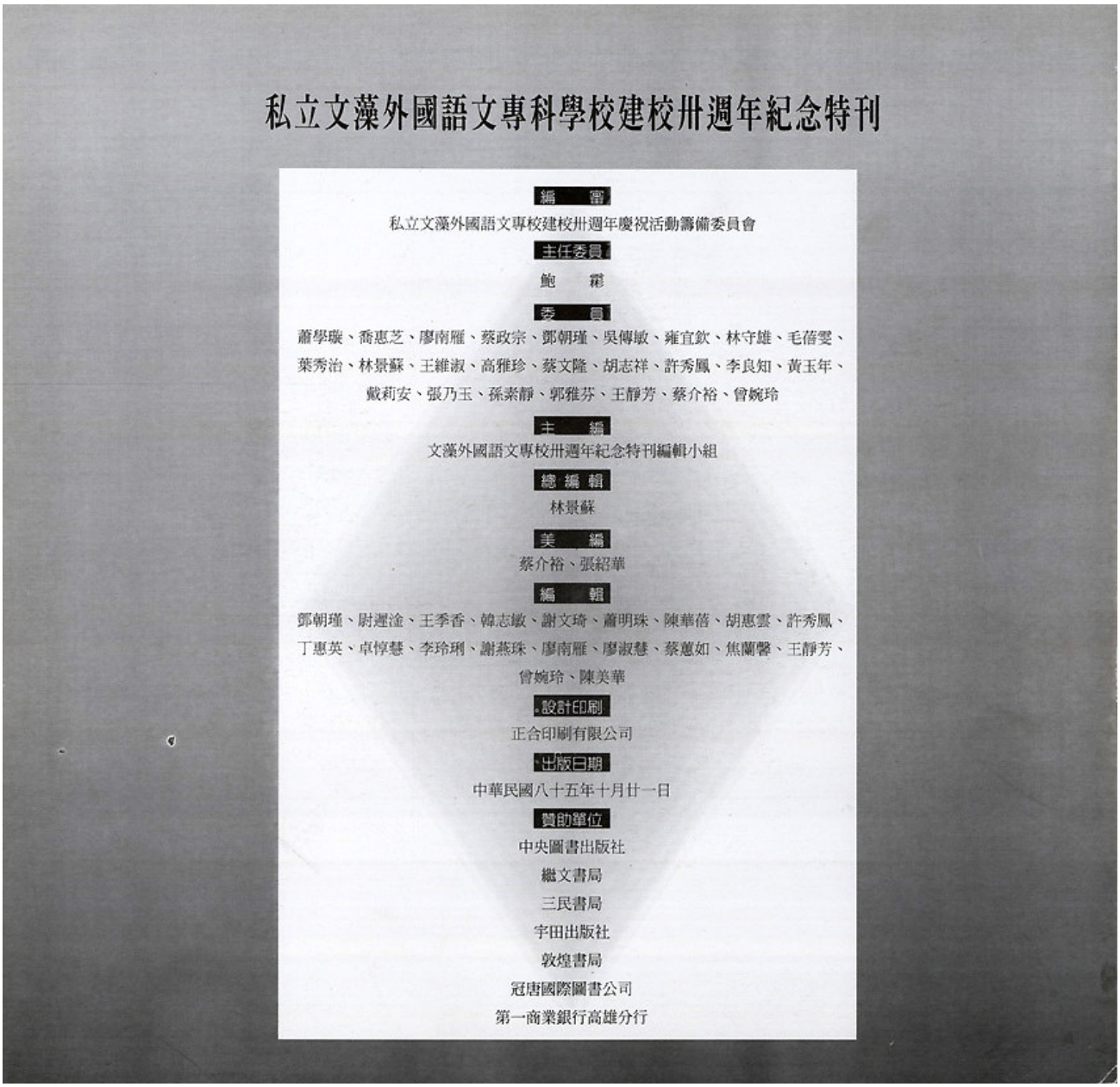




慶祝文藻建校卅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民國八十五年九～十月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10月中旬			出版紀念特刊	
9月13日	五	09:00 ~ 17:00	愛心捐血活動	文藻校園
9月21日	六	16:30 ~ 18:30	文藻外語藝文表演 傳燈30話夫子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廣場
10月5.6日 10月12.13日	六 日	14:00 ~ 17:00	校友盃壘球賽	文藻運動會
10月16日	三	18:30 ~ 21:00	創意三十文藻人才藝競賽	文藻化雨堂
10月19日	六	08:30 ~ 16:00	外國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	文藻國際會議廳文圖會議室 暨語言視聽教室
10月20日	日	09:00 ~ 15:00	校慶園遊會各國文化文物展	文藻校園
10月20日	日	10:00 ~ 11:00	新建文圖暨圖書視聽大樓落成典禮	文藻校園
10月20日	日	09:00 ~ 15:00	文藻校友會親子繪圖比賽	文藻校園



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建校卅週年紀念特刊

編　　置

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校建校卅週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鮑　　霧

委　　員

蕭學璨、喬惠芝、廖南雁、蔡政宗、鄧朝瑾、吳傳敏、雍宜欽、林守雄、毛蓓雯、葉秀治、林景蘇、王維淑、高雅珍、蔡文隆、胡志祥、許秀鳳、李良知、黃玉年、戴莉安、張乃玉、孫素靜、郭雅芬、王靜芳、蔡介裕、曾婉玲

主　　編

文藻外國語文專校卅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

總 編 輯

林景蘇

美　　編

蔡介裕、張紹華

編　　輯

鄧朝瑾、尉遲淦、王季香、韓志敏、謝文琦、蕭明珠、陳華蓓、胡惠雲、許秀鳳、丁惠英、卓惇慧、李玲琍、謝燕珠、廖南雁、廖淑慧、蔡蕙如、焦蘭馨、王靜芳、曾婉玲、陳美華

設計印刷

正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廿一日

贊助單位

中央圖書出版社

維文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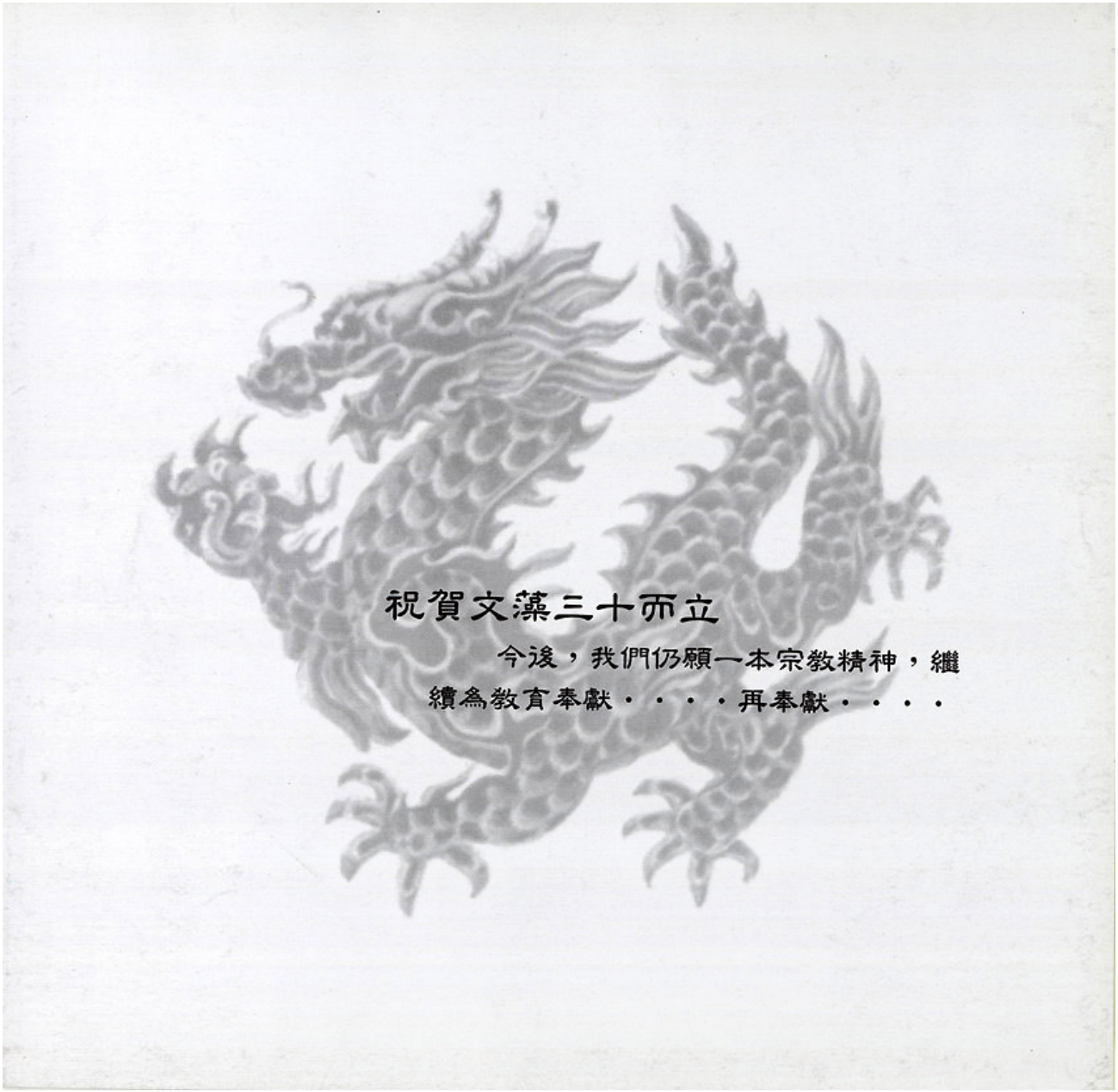
三民書局

宇田出版社

敦煌書局

冠唐國際圖書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高雄分行


祝賀文藻三十而立
今後，我們仍願一本宗教精神，繼
續為教育奉獻・・・・再奉獻・・・・


文藻
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
建校 30 週年紀念特刊